

潮头论剑 |

王跃强:桃花一样灿烂的诗心

——浅析王跃强诗歌现象

■ (宁夏)李耀斌

最近两年,有一个名字频繁地亮相于《诗刊》《诗选刊》《星星》《解放军文艺》《中国诗人》《芒种》《诗林》等各大诗歌及文学综合刊物,以及各大诗歌网络平台,像一颗耀眼的星星一样,一度刷新了广大读者诗歌视野里的天空,这个名字,就是“王跃强”,这是王跃强诗歌现象之一。近日,王跃强又接到了“白天鹅”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的领奖通知,这是自2016年8月以来,王跃强第五次摘到的诗歌奖项,前四次分别是《诗选刊》全国爱情诗大赛三等奖、《中华文学》杂志社“2017年度中华文学奖”一等奖、《中国诗歌网》重庆频道年度诗人奖、《中国诗人》第三届年度诗歌奖。短短一年多来王跃强获得的这些诗歌奖项便是王跃强诗歌现象的又一表现,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跃强诗歌创作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让我们发现,从2016年王跃强重返诗坛以来,中国当下诗歌的天空便有一颗耀眼的诗星冉冉升起。

王跃强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编辑,后投身商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的他创作的“男玫瑰”系列爱情组诗在《诗歌报》《星星诗刊》《当代诗歌》等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读者和诗评家的喜爱与好评。从2016年8月,王跃强重返诗坛以来,王跃强的很多优美动人的诗句便刷新了很多诗人和很多诗歌爱好者的微信朋友圈,比如“白天鹅,你脸上的晴朗/给了我八十万亩的辽阔”、“我是一首归来的歌/正在卸下往事的残雪/双肩上,承担着对白云的亏欠”、“我要为你写一些温暖的诗/映满爱情的花影/在上午左边,紫藤架下/小木廊里/我的笔,在纸上走得香气扑鼻/我因你成为最美丽的词语/把荒野,写成花园”、“你是红泥小炉,坐在我/爱恋边/哦,暖暖的小板凳/小朵小朵的梦,好看的细火焰”、“面对这潭碧水,我渐渐柔和下来/身体中,少了锋

芒/心事澄明/群山开始透亮,记忆中的晴空不是白纸/它画着一轮艳阳”、“如果春天真像花朵说的那样/我们这些泥土里弯腰的种子/就应该站直身子擦擦汗”、“现在,一盏灯的花瓣全开了/这些天黑才来的亲人/制作出温情脉脉的好夜晚/一大片新生的词语跳动着/把狭窄的心脏拓宽了一夜”,等等这样一些形象丰满清新流畅又能唤起读者感官共鸣情感共鸣启发读者美好想象的诗句一度成为了在广大的王跃强粉丝里广泛转发广泛传播的内容。各大网站,各大微信平台、微信朋友圈一度出现了经久不衰的“王跃强热”,形成了强势的“王跃强现象”。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王跃强诗歌意义的全部,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跃强诗歌的影响力,那些富于质感又灵动柔嫩的鲜活诗句也不得不使一些专业的诗歌方家以及评论界的专业人士受到视觉和阅读的冲击。

由王跃强早年时期的“男玫瑰”系列引起的反响不难看出,应该说早年的王跃强就有一颗喷薄的诗心,早年的王跃强就是一位在诗歌的海面上能够掀起风浪的诗坛才俊,而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后他却果断地戛然而止,选择了商海搏击的另一条路,但后来的事实和经历告诉我们,在商海里冲浪搏击的王跃强仍然不乏英雄本色,经年累积,王跃强在商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王跃强的基础项目,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他忙碌的影子。在商业领域取得可观的成绩后,王跃强于2016年突然又强势回归冲击诗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也许只有王跃强知道,但是通过王跃强的经历以及他优秀的诗歌表现,我似乎隐约能够觉察出,这与王跃强的人生自信有关,王跃强曾说,诗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说自己多年在商海沉浮,脱离诗歌,但始终没有放弃诗歌,内心

深处永远怀抱诗歌。是的,王跃强这个诗歌赤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很理性、很智慧又很自信很个性的选择,这让我似乎发现曾经坐在大学校园里的王跃强就对诗歌有一种天生的热爱,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坐在房子里是写不出有生命营养的诗行的。王跃强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为自己汲取了更多的诗歌养料,使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更为健康,更为茁壮。

她迎接我的眼睛
我迎接她的衣裳

她蒙住我的眼睛
我卸下她的衣裳

我们把眼睛和衣裳
分开存放

这个夜晚黑暗很美
我们不需要眼睛和衣裳

这是王跃强写夜晚的一首诗。他说“黑暗很美”,他说“我们不需要眼睛和衣裳”,我知道这“黑暗”里面有诗人的隐喻,同时我也知道这些诗句里只有“夜晚”和“黑暗”是真实的,其余全部来源于想象,尽管作者写道“她蒙住了我的眼睛/我卸下了她的衣裳”,但我仍然知道写诗的王跃强身边根本没有一个“她”,我知道王跃强他把孤独的夜晚当成自己诗歌的狂欢。因为我知道诗人是想象的母亲,强势的诗人会有无节制的生产瑰丽的想象,再加上夜晚更适合想象生产,很多诗人便会在夜晚失眠,当然不是无奈的失眠,而是喜悦的失眠。

“遇见桃花是幸运的/至少证明我们活到了春天”,这是王跃强《遇见桃花》里写桃花的句子,当然王跃强还有很多写桃花的诗,不过《遇见桃花》这首诗是我第一次慎重阅读的王跃强的诗歌,在此,我就武断地把这朵“桃花”权当王跃强诗歌创作的心态吧,这个“春天”,我也权当王跃强诗歌创作的春天,王跃强有一颗桃花一样灿烂的诗心,他的诗歌的“春天”也一定是灿烂无比的。

还有一个可以相提并论,那是同样“优美而忧伤的”桃花。

多年以后,我在一个盆景里再次遇见了石榴花,精巧多了,但却没有了在宝瓶口所遭遇的那种“忧伤美”。为什么呢?可能是人造的盆景局限了我的感觉。而在宝瓶口,偌大个公园,石榴花却位于偏僻之处,这使我跟她们有了某种“共同遭遇”之感,所以内心便不免动荡起来,想入非非,伤情难止。

现在想来,石榴花的确非同凡花。她们形象独特,尤其是所处的时间“非常敏感”,春夏之交,往回走似乎“一切可以重新再来”,就像一去永不回来的“初恋”。往前去,仿佛“一切早已定论”,不管是前世姻缘,还是后世奇遇,“所有的经历已成宿命”,不可更改。

她们“受命于危难之际”,对上,可以为情人,为美妃,为王后;对下,可以为农妇,为村姑,为妻为母;对中,则可为“哀家”,为独身,甚至同性恋等等。但她们都任劳任怨了!这就为“石榴裙”种下了种种机遇!虽然石榴裙本身不含贬义,但跟在拜倒她脚下后面的,往往却是些不光彩的人和事,这使石榴裙很沾灰,在我看来,颇有些不公平。这样,我更尊敬石榴花也更尊重石榴花了!

美而坚,光而大的石榴,是她们的果实。但品尝她们,要讲技术。对此,我却缺乏必要的耐心。因此,我的用心只在“花”而不在“果”。看来,我是个“重过程”而比较“轻结果”的人。对宝瓶口石榴花的态度,甚至影响了我对所有花朵的评价立场,真有点“中邪”的嫌疑了。

“落叶灌木,树干灰褐色,有片状剥落,嫩枝黄绿光滑,常呈四棱形,枝端多为刺状,无顶芽。单叶对生或簇生,矩圆形或倒卵形,叶面光滑,短柄,新叶嫩绿或古铜色。花朵呈数朵生于枝顶或叶腋,花萼钟形,肉质,表面光滑具腊质,橙红色,宿存。花瓣单瓣或重瓣”云云,这样很专业的说法,我是记不住的。我所记住的,是石榴花“永远忧伤的美”。

圾桶里翻捡,开始时老人看到我过去,总是努力地想跟我说点什么,但看到他沾满污渍的双手和淌着涎水的嘴角,我便躲开了,日子久了,他也不再说什么,只默默地接过我手中的东西就离开了。

前日下班,回家的路口看他跟一名中年男子并肩坐在路沿上聊天,仰脸微笑时春日午后的斜阳洒满一身,让人觉得温暖又明亮。

此时,我蓦地发现,曾经在我眼中根本没有办法顺畅交流的老人,居然也可以跟别人聊天。从着装上我推断中年男子大概是附近工地上的工人,虽然听不到他们聊天的内容,但我看到老人与男人并排坐在那里,没有惊惶不安的局促,也不需要费力的比比划划,两人脸上都是恬淡闲适的微笑。我猜不到他们聊天的主题,是眼下生活中的困顿,还是对遥远未来的美好期许?但我想,那个午后,对于他们两个而言,都是温暖又舒心的。而留给我的,却是无尽的思考,“我们能轻易付出同情,却很难给予发自内心的平等与尊重。”

潮头拾贝 |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 (重庆)王跃强

读杜甫的时候

读杜甫的时候,我的诗句起风了
无数虎啸狼嚎
成吨的惊雷,成捆的闪电
疯狂袭来
企图吓倒我,掀翻灵魂的屋顶
让我无家可居
觉出唐代的寒冷,瑟瑟战栗
让我抱紧
身体中的残梁断柱
顿足呼号
但我,偏不这样! 因为有杜甫的傲骨支撑
我有广厦,大片大片的
矗立,在眼前

我的灵魂有多高

它一直都在我骨头搭建的小屋里潜游
从没要过一勺美酒,半缕阳光
也没穿过一件白云做的好衣裳
我总是把心身体内太黑,太窄
遇见风雨路滑它会不会跌跤
一辈子走走停停,挖坑埋坑
它都死死的跟定了我,不像影子
天黑了就溜走,住进自己的大别墅
我和它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它长得什么模样,个子到底有多高
也只能猜,眼睛无法把身体里的摆设看透
我一生的热闹,抵不过寻找它时半秒的孤独
直到昨天夜里,我被时光的黑手摘走
躺在月光很薄的坟茔
它才第一次离开我的血肉
蹲在我散了架的骨头边小声泣哭
哦,它蹲着,竟然比我高出一个头

味道

春天宽大,那朵花多么孤单
有时候,风一刮
枝头像悬崖
我曾想
如果站在她身上
能否体会到
寂寞之极的味道

墓碑

我的手,刚摸到墓碑
那落日一样的血
苍凉
透骨的冷,让我肃然起敬
哑默如夜

浮生如梦

果子离开树枝,我离开身体
浮生如梦,守不住埋头远去的风
七只菊花的鸟,认不出飞回的巢
那个鸟声中爱过我的人
竟然与出走的灵魂一样陌生
知命的石头,在山的凹处解脫
流水,抹去浪花
水底埋着失去天空的落霞

枯坐在拾荒者的秋风上
我既无风景也无残香
低头作揖,云朵从头上飞过
旧梦一瞬轻了许多
不敢问前世,不敢问今生
不敢问一枚正在飘下的叶子
它靠近泥土的姿势,实在太美
我怕一张口,秋天马上破碎
我怕一不小心
说出了万物苍生枯萎的真相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它并不筑造在群山里,也不安放在波涛边
它随着我的一生
行走

春江花月夜,身体里来了很多客人
他们,饮酒
品茶,抚琴,吹箫,谈情,说爱,往往醉后
把舞蹈,跳到梦中

夏日,客栈的侧面荷池溢香
青蛙因爱而叫
莲一样的丽人来了,我同她在深情的清水中
结成纯洁的藕胎

待到秋风初凉,我的身体经霜
客栈移入熟透的果肉
在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簌簌而下的桂子中
在我,知晓了众多蝴蝶的生日

当大雪纷纷降临,我的客栈着上银装
新来的客人们,并不
像往事寒冷,他们也不挤向我的心边取暖

依然欢乐如驱寒的炉火

四季,年年,我身体的客栈
随着我的一生迁徙
而家,最终
在哪里,我却浑然不知

在今夜

我想接着月光
聆听身体在夜里复燃
暗黑里,许多声音在悄然膨胀

我似乎无法企及你给我的高
灰烬如水飘落
我深陷其中,无助地举着
时间脱下的最后一根白羽毛

把星光与咒语牢牢抱紧吧
天摔下来了
我站的大地会塌下去吗

如果

如果要死,我就死在风中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拥有喧嚣的大地和孤独的天空
我要把所有的繁华和苦难都交与一片叶子
风不止
我的生就不止

暗伤

挖一座山的石头,埋进河流
留一场漆黑的雪
解释寒风没冻死的冷
那个早就说来还没来的爱情
在昨夜的梦中凿开泉眼
我用它做处方
喝带苦的药
看血液里裂开的道道暗伤

挽歌

哪里还能开出一朵花
在暮色的峡谷
黑夜的缝隙宽到天边

山的魂,水的骨,我的怨
睡了很久,秋风醒来
收拢巨大的身体

是不是还不够大
再加些虎啸,狼嚎,加些泪水
加些峡谷边的峭壁

加些梦里搬不出去的石头和伤口
枯叶远去,云落酒醒
我的身体只被挽歌轻擦了一下

就刮起一阵微凉的风
穿过落日
斜飞的雨,可是我的亲人

涨价

■ (湖南)许诗传

我翻来覆去地数着钱
钱包和口袋加起来
正好还凑出个整数,四十块
这要买本37块的诗集
和一份蛋炒饭,已经够了
但从前天起
没有3块5毛钱
蛋炒饭里将不再加鸡蛋

锄头

为了让一棵树苗在山坡上安家落户
我必须给春天开一道口子

跟随着慈厚的父亲20年
锄头的脾气依然是那么倔强
不仅想从我的手里逃脱
还试图把我的方向掌握

从它那75度倾斜的姿势里
我发现——
原来它也想站成一棵春天的树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潮头品茗 |

一说起石榴花,我就会想起宝瓶。说起来有些忧伤,四十年前的事了。

在成都九中读初二的时候,班上忽然自发组织要去灌县野炊了。文革时期,这种好事真是千载难逢!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沿途的兴奋,似乎永无止境。

全班乘坐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迎风前进,眼睛被吹得睁不开了,吹得流出了眼泪,但仍然止不住我睁眼看世界,看远方,金黄色的麦田,翠绿色的菜地、竹林、白色的公路,路边的高大的桉树,世界是那么美好!天上的白云在飘……突然一阵欢叫,前面出现了青山。先是隐隐约约的,随着汽车的前进,青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远,越来越感觉得到“触手可及”了!

到了灌县,逛古城,游玉垒山、二王庙、都江堰,一切多么美,多么令人激动。而留在我内心深处最难忘的,是宝瓶口的石榴花。

野炊之后,我们野游,欢笑,歌唱,涉水,来到古风犹存的离堆公园。应该是石榴花开放的晚期了。同学们惊风火扯往前跑了。我落在后面,有意去走无人走的偏僻小道。这是我的性格使然。不喜欢一窝蜂去赶潮流,而喜欢走进无人之境,独自享受林荫道的优美。纯粹是为了宁静,不愿意被人打扰“内心的思考”。

不经意就来到一片石榴树下。潮湿的地面,落着一些深红色的花。我喜欢那种颜色,鲜艳,漂亮,可惜她们都飘落了。仅有几朵还留在树枝上。她们的样子像“宝瓶”,她们叫石榴花。

这么好看的花朵,竟没有人赏识!我为她们抱打不平。虽然她们已经快要过气,但样子依然很美。我拾起其中一朵,好看,好颜色!含有一种“伤心的美”,这是我自己给她们“内定”的含义。为什么说是“伤心”呢?因为她们太寂寞了,周围是喧嚣的“风景”,而她们无声无息,自开自落,再优美的外表,再丰富的内涵,终归是自生自灭!

而且,在她们头顶、身边及周围,深绿色

我们家属区里常见一位拾荒老人,有时遇见,他在翻垃圾桶,大半个身子探进绿色的垃圾桶里,翻出些瓶瓶罐罐来,再把一个个的易拉罐逐个踩扁;有时遇见,他在压纸盒,背着些许是用来生火做饭的枯树枝,嘴上叼着不知哪里捡来的烟头;有时遇见,他背着手在小区里转悠,好像他也是这小区里的一名住户。比起平日里不常碰面的邻里,他倒算得上是“熟人”一个了。

老人与一般的拾荒者并无太多不同:衣衫褴褛,身形佝偻,趿两只不合脚的鞋,头发胡须花白又杂乱过长。初次和“熟人”打交道是一个寻常的下午,下班回来,恰巧碰到他在单元楼门前的垃圾桶翻捡,身后站着一位穿保洁制服的大妈,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动手捶打着,他也不恼怒,只倒退两步嬉笑着她,眼见他的退让促使大妈气焰愈盛,我赶忙下车拦阻。大妈跟我解释说,他在翻捡垃圾过程中将原本丢在垃圾桶内的垃圾全部翻腾了出来,搞得一地狼藉,作为这片区域的保洁员如果垃圾散落在垃圾桶外,肯定她要受到责

宝瓶石榴花

■ (四川)杨然



的叶枝已然繁茂,几近肆无忌惮张扬,快要遮天蔽日了。她们的天地真是一时比一时越来越来小、越来越没有戏唱了!

我把一朵大的石榴花捻拾起来,捏在手中。她的花瓣轻柔,软和,像绸缎,钟形的花萼饱满,光滑,像腊做的,更像是“花瓶般”的橙红色瓷器。这样好看的花朵,竟无人过问。我握着她,匆匆向前赶路。我感到这里面有一种无人体验的“孤独美”,只有我不期而遇第一次接触到了她!

现在想来,这可能跟我“诗歌萌动”的早年孤独之心有牵连。在初中时代,我独来独往成性,并且已经有意无意爱上了“写作”。所以我关注的,往往是别人所不关注的事物。石榴花该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感天动地”的“最美对应物”罢?在我的意念中,除了她,

熟人

■ (陕西)郑东升

罚。想到保洁工作的辛苦,我便不好发作,可转身看到老人的模样又不由得心生怜悯,想起家中还有些大米,便问老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才发现老人大概是智力缺陷,对于我的问题,并不能清晰准确地回答,期期艾艾间嘴角还有涎水顺着胡须淌下来。保洁大妈告诉我说,老人就住在这附近的村子里,无妻无子,自己也不晓得生火煮饭,平日常靠在这里捡垃圾废品换些吃食,我这才发现自己送大米的这个想法有些冒失,再看看老人还在努力地用手比比划划,摸了摸口袋里还有二十块零钱,就塞给了老人,老人略带迟疑地接过钱,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我以为是想表示感谢,便摆摆手转身回家去了。那天以后,每次家中分类好的可回收物品,我总是留在下午才拿下楼去,交到老人手里,免得他在垃